

銘蓋散幽



卣 散 跋

丁 山

釋文（計八行，六十四字，其未識者口之。）

獻	東	夷	大	反、	伯	懋	父
以	殷	八	自 ^(師)	征	東	夷、	唯
十	又	一	月、	卣	自	口	自 ^(餗) 、遂
東	陟、	伐	海	眉 ^(渭) 、	雋	厥	復
餗、	在	牧	自 ^(餗)	伯	懋	父	承
王	令 ^(命)	易 ^(錫)	自	逵	征	自	五
鬲	貝、	小	臣	口	蔑	曆、	眾
易 ^(錫)	貝、	用	作	寶	尊	彝、	

散蓋本所買于北平琉璃廠尊古齋，據賈人云，民國十九年河南新鄉縣出土。新鄉西南三十五里有鄘城，鄘爲周初管叔國，周公攝政以其地封康叔，吳季札聞批鄘衛之歌曰，“美哉淵乎！吾聞康叔之德如是，是其衛風乎！”散出于鄘，疑卽衛國遺物。

衛之世系，莫詳于史記衛世家：世家無伯懋父其人，惟云，“康叔卒，子康伯代立。” 竊隱引世本曰，“康伯名髦”。（今本譌爲髡，據杜預春秋世族譜正。） 宋衷曰，“卽王孫牟也，事康王，爲大夫。” 司馬貞曰，“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”。按：今本昭十二年左傳牟下奪父字，牟父爲康伯名，依考伯吉父（考甲盤），程伯休父（詩常武），兼名與爵爲號，當稱曰康伯牟父。 書康誥疏引馬王說，康爲圻內國名。括地志云，“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。” 證之鼎銘云，“康侯封作寶彝”（觚吉金文述一），易晉卦云，“康侯用錫馬蕃庶”，則康叔康伯之康本采地名，更 程伯休父後漢書郡國志謂爲“故程國伯休父之國”例，則康伯牟父卽康國伯牟父。 方言，“牟，莫，強也，” 爾雅釋訓則云“懋懋，懋懋，勉也。” 懋勉有進

取意，廣雅釋訓故云，“牟牟，進也。”荀子榮辱，“惛惛然唯飲食之見”又以惛爲懋。字林曰，“銓古文矛”，凡矛聲字古常通于牟，則伯牟父字亦可作懋，左傳之牟父，世本之髦，髦牟皆懋之聲誤，自聲音考之，謂伯懋父即衛世家之康伯，左傳之王孫牟父，殆無可疑。就史實言，定四年左傳曰，“周公相成王，分康叔以殷民七族，陶氏，施氏，繇氏，錡氏，樊氏，饑氏，終葵氏；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，取有閭之士，以供王職，取于相土之東都，以會王之東蒐。聃季授土，陶叔受民，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。皆啓以商政，彊以周索”。是康叔封地，即殷舊都，其人民即殷之七族。族者何？國語楚語“在中軍王族而已”，注，“族部屬也；”詩汾沮洳，“殊異乎公族”傳，“族屬也；”屬之謂徒也（韓非解老），部軍之部伍也（文選羽獵賦注），部屬，亦師旅也。故魯明公尊以三族爲三軍曰，“明公遣三族伐東國”（周金文存五葉八）；書康誥又以師旅爲七族曰，“司師，茲殷，罰有倫。”是族本師旅之稱，左傳所謂“分殷民以七族”即周書作洛之“作師旅臨衛政殷。”散銘云，“以殷八師征東夷”殷八師即殷民七族矣。散銘又曰，“季厥復歸，在牧自，”自諫省，諫次古今字，易“師左次，”荀注，“次舍也，”師舍于瑤，謂之瑤次（景伯莢卣），師舍于襁，謂之襁次（宰卣敦），是牧諫亦師舍于牧之謂。隱五年左傳，“鄭人侵衛牧”，杜注，“牧衛邑；”顧棟高謂即商之牧野，牧爲衛邑，師餽于牧，即餽于衛。凡銘文所稱土地人民，與康叔所受封者無一不合，則謂伯懋父即康叔之子康伯，實有確證。

周禮大宗伯稱九儀之命曰，“八命作牧，九命作伯，”鄭玄注，“牧得專征伐于諸侯，伯得征五侯九伯。”散銘言伯懋父征東夷矣，西清古鑑有壺銘又稱其北征（西清十九葉八誤題伯恭壺），東伐北征，正有合于九命作伯之誼，然則伯懋父之伯，方伯之謂。衛風伯兮曰，“伯兮朅兮，邦之桀兮！伯也執殳，爲王前驅。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。”其所譏刺衛伯，或即伯懋父，其所謂“自伯之東”殆即散銘所謂“東陲伐洹淵。”莊之旻丘曰，“孤裘蒙戎，匪車不東，”亦殷之遺民苦作懋父東征而作。左傳述楚子云，“昔我先王熊繹，與呂級，王孫牟父，燮父，禽父，並事康王，”則伯懋父確爲周康王時人，伯兮旻丘等亦宗周時詩。詩序知旻丘責衛伯，而不知衛伯即康伯，知伯兮東時事，而不知東康伯牟父之東伐洹淵，已失本事，鄭君以春秋桓五年衛宣公從王伐鄭事箋伯兮，非此銘尤無以辨其謬。散銘之足訂正經傳者

已若此，況所紀征戡夷伐海濱，又宗周四裔史所闕聞乎？

然則陶散亦年來新發現宗周史中之重要史料，器之形制，雖不逮新鄭古物之瑰麗，其文字價值，非特新鄭古物所不敢望，即毛公鼎，史頌敵等誇張寵命，自揚功德，以視此器，亦有華而不實之感矣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一日，北平。